

文 黎 昌 韓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韓 昌 黎 文

曾滌生選本

上册

注音

韓昌黎文

揭要

文至六朝，炫采飾詞，駢麗相尙，延及於唐，頽靡極矣！公乃起而振之。其說理之文，周情孔思，排斥釋老，不遺餘力，洵足以羽翼六經；餘亦日光玉潔，氣盛言宜，如大河長江，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

小傳

韓愈，唐昌黎人，字退之。介弟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張建封辟爲府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元和中，復爲博士，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命裴度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

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吳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召愈宣撫之。歸，轉吏部侍郎，長慶中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成就後進，往往知名。內外親故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恤其家云。

注音
韓昌黎文

目次

卷一

原道	一	師說	一一
原性	五	送窮文	二三
原毀	八	進學解	二五
伯夷頌	一〇	五箴	二八
獲麟解	一一	後漢三賢贊	三一
雜說四首	一二	張中丞傳後序	三三
改葬服議	一五	讀儀禮	三七
爭臣論	一七	讀荀子	三七
		贈鄭尙書序	三八

送李愿歸谷盤序……………四一

答劉正夫書……………六八

送王秀才墳序……………四二

答尉遲生書……………六九

祭鱷魚文……………四四

與馮宿論文書……………七〇

禘祫議……………四六

答竇秀才書……………七二

論佛骨表……………四九

與衛中行書……………七三

與孟尚書書……………五二

與孟東野書……………七四

與鄂州柳中丞書……………五五

答劉秀才論史書……………七五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五七

上兵部李侍郎書……………七七

與崔羣書……………五八

祭田橫墓文……………七九

答崔立之書……………六二

祭河南張員外文……………八〇

答呂巖山人書……………六四

祭柳子厚文……………八三

答李翊書……………六六

獨孤申叔哀辭……………八四

歐陽生哀辭·····	八四	曹成王碑·····	一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八七	貞曜先生墓誌銘·····	六
祭鄭夫人文·····	九〇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八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九二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一〇
祭穆員外文·····	九三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一二
祭郴州李使君文·····	九五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一四
祭馬總僕射文·····	九七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二〇
祭張給事文·····	九九	柳子厚墓誌銘·····	二三
祭女挈女文·····	一〇一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二六
祭薛助教文·····	一〇二	唐故相權公墓碑·····	二九
祭虞部張員外文·····	一〇三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三三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三四

卷二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三七

氏墓誌銘……………五六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三九

女挈壙銘……………五七

太原王公墓誌銘……………四一

贈太傅董公行狀……………五八

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六五

墓誌銘……………四四

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六七

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四七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七三

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四九

毛穎傳……………七五

李元賓墓誌……………五〇

平淮西碑……………七七

施先生墓銘……………五一

藍田縣丞廳壁記……………八三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五三

鄆州溪堂詩……………八五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五四

畫記……………八八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

南海神廟碑……………九〇

汴州東西水門記……………九三
袁氏先廟碑……………一〇二

處州孔子廟碑……………九五

衢州徐偃王廟碑……………九七

柳州羅池廟碑……………一〇〇

注音
韓昌黎文 卷一

曾滌生先生選本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格音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若何切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行事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住周，爲注下史，著道德經。

【煦煦】小惠貌。

【孑孑】小也。

【火於秦】始皇從

李斯議，收天下書，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悉燒之。

【黃老於漢】漢文景世，崇黃帝老子之言。

【佛於晉魏梁隋】佛於漢

明帝時入中國，至北魏、蕭梁，隋代而益甚，翻譯經典，蓋始於此時。

【楊】名朱，學主爲我。

【墨】名翟，學主兼愛。

【老者曰二

句】孔子至周，問禮老聃。

【佛者二句】佛家稱孔子爲儒童菩薩。

【符】以竹爲之，分爲兩片，各持一以爲信。

【璽】王者印。

【皿】盤盂之屬。

【禹】姓姁，名文命，夏之始君。

【湯】姓子，名履，商之始君。

【文】周文王，姓姬，名昌。

【武】周武王名發。

文王子。

【周公】名且，武王弟。

【聖人不死四句】出《莊子》。莊之學本于老。

【戎狄是膺二句】見《詩魯頌》。膺，當也。

【荆舒】二國名，在今湖南省。

【郊焉句】郊祭天，假至也。

【荀】周荀卿，名況，著荀子。

【不塞二句】言異端不塞，吾道

不流，下句同此意。

【鰥】無妻。

【寡】無夫。

【孤】無父。

【獨】無子。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

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去聲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樾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音匍音也，則岐岐然，疑音疑音

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古本切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主於一句】以一爲主，四者亦並行。【一不少有焉二句】言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

耳。【反於一句】無所主於一，而畔反之，并四者，亦逆之也。【性善】（孟子）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惡】（荀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性善惡混】（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叔魚】姓羊舌，名

鰈，春秋時晉人。叔向弟。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鯀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楊食我】（左

昭二十八年）叔向生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食我字，食采於楊。

【叔向】姓羊舌，名肸，以賢稱。【越椒】楚司馬子良生子樾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見（左

宜。【子文】姓闞，名穀，於菟，楚賢臣。【若敖氏】子文姓氏。【匍匐】伏行。【岐岐然】意有所指。【嶷嶷然】意

有所諱別也。【朱】丹朱，堯子。【均】商均，舜子。【管蔡】武王封紂子武庚，命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之，武王崩，三叔以

武庚叛。【瞽叟】舜父。【鯀】禹父。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人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

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己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己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說，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悅讀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舜周公】均見原道注。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嶽切崧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猶

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由同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音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萃】危峻貌。

【微子】名啓，紂庶兄。數諫紂不聽，遂抱祭器奔周。

【伯夷叔齊】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監

夷齊。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殷既滅，餓死首陽山。

【沮】毀也，敗也。

獲麟解

（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按麟，古稱爲瑞獸，其種已亡，今之麒麟，疑非一類。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

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詠於詩】

（詩）有麟之趾焉。

【雜出於傳記百家】

如（大戴禮）（史記）（漢書）（荀子）（鷓冠子）俱言之。

【豺】

狼屬，

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

【狼】

如狗，頭銳喙尖，毛深黃色，頰有白色小斑，尾粗大下垂。

【麋】

頭

項長毛。

雜說四首

龍、嘯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音博日月，伏光

景，音影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音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

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

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茫洋】雲水之氣。【玄問】猶言天也。玄，天也。【薄】近也。【伏】蔽也。【水下土】水徧乎下土也。【汨】沒也。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聚兵】始皇聚天下兵，鑄爲金人十二。

【二世】始皇少子。

【視履考祥】祥，謂微祥（易注）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

其所履之行善惡，失得，考其禍福之微祥。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

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丘其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談生】其名不詳。

【長往不來】謂隱遯而不仕也。

【蒙俱】荀子仲尼面如蒙俱。注揚倮曰：其首蒙非，故曰蒙俱。

【平脅曼膚】

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謂紂也。

【顏如渥丹】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渥，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

丹也。

【孔子句】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鴉言者是爲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蒲眠切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音寺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

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伯樂】

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

【槽櫪】馬之食器曰槽。繫馬之

木曰櫪。【策】馬鞭。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

音思。

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

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

無輕重之差；

音瘕。

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

音催。

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

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

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

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

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如何？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改葬總】見儀禮喪服。

【五等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

【小功】小功五月服，用稍麤熟布爲服。

【斬衰】生

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三句】

（左隱）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至。士逾月，外姻至。

【春秋譏之】公羊傳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喪事有進而無退】猶言往而不返也。下復二

句申明之。【懿】美也。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久而不言，作此譏之。及陸贄坐貶，城疏論其無罪，德宗欲相裴延齡，城曰：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

之，遂不果相。按：城字充宗，定州北平人。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閱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彰彰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翹音，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

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揚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

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學廣句】城貧不能得書，求爲集賢殿寫書吏，得盡讀之。

【晉】今山西省。

【大臣薦之】德宗四年，李泌薦之。

【恆其

德貞二句】

（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疏）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專貞

從唱也。

【王臣蹇蹇二句】見（易蹇卦）六二，言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自宜鞠躬盡瘁，以求濟之。

【志不可則

二句】

（雖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有官守者四句】見（孟子）【抱關擊柝】

抱關司門，擊柝守夜，皆小吏。

【委吏】主倉廩者。

【乘田】苑囿芻牧之吏。

【招】舉也。

【爾有嘉謀嘉猷五句】見

（書君陳。）

【滋】益也。

【骨鯁】忠言逆耳，如魚骨之鯁在喉間。（後漢書）骨鯁可任。

【熙鴻號】熙，廣也。鴻號，大名。

【孜孜

矻矻】勤勉之意。

【墨突句】墨，謂墨翟。突，竈額也。黔，黑也。言竈口不及黑即去也。

【國武子】名佐，柯陵之會，單襄公見

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浮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後果見殺。

【今雖不能二句】言今雖不能及聖人，將

終不失爲善人也。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從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音談、子襄音長、弘師、襄老、聃。

鄰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音盤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鄰子】

鄰，國名，少昊後。鄰子朝魯，孔子從而問官。

【萇弘】周敬王時大夫，孔子嘗從問樂。

【師襄】樂官（家語）孔子學

琴於師襄子。

【老聃】詳上原道註，聃其謚。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去九切輿糒音張，

牛繫軛音厄，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

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呂悅切一觴，攜朋挈儔，

去故就新。駕塵曠音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

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音盡歎許物切，嘍音憂嚶音嬰，毛髮盡豎，竦肩縮頸；

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許救切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聲上已不否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查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精音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寇。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

訛造訕。

刪去聲。

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

良音。

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

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

胡八切。

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

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

音琬。

琬，以冉切。

易一羊皮，飫於肥

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余不信，請質詩書。」主

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輓】輓，端橫木，駕馬領者。

【糗】麥也。

【糗】糧也。

【曠】迅疾也。

【晬】皮骨相離聲。

【歎】忽也。

【嘜】嘆聲。

【嚶】鳥鳴。

【南荒】指謫湖州。

【太學】指爲國子博士。

【振】拗也。

【矯矯亢亢】不卑屈也。

【戛】擊也。

【跳

跟】足亂動貌。

【琬琰】美玉。

【飫】食多也。

進學解

元和七年，憲再爲國子博士，自傷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此自嘲。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

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同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

藝者無不庸。爬音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音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音觚音排異端，攘斥佛老；音補苴音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音佶屈聲切音交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音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音前疋音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音冗音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

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音細木爲

桷音榑音櫨音侏儒，椳音闔音居音楔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力角切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

先生學雖勤而不繇音其統，言雖多而不要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

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之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

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音，計班資之崇庳音，忘

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豨音苓也。』

【隨】因循也。【爬羅句】搜取人才。【刮垢句】造就人才。【纂】集也。【玄】幽深也。【兀兀】用心貌。【舐】

觸也。【補苴句】草枯落曰苴，罅裂也。言以草補其破處。【張皇】張大而發揮也。【醜】味厚。【姚】舜姓。【妣】禹

姓。【渾渾】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周誥】大誥、酒誥、康誥、洛誥等篇。【殷盤】盤庚三篇。【佶屈句】辭不平

易也。【左氏句】邱明作傳釋經，虛浮誇大。【易奇句】變易甚奇，正當可法。【詩正句】葩、華也。義理正，辭亦華美；

【莊】莊周所作莊子。【騷】屈原所作。【太史所錄】司馬遷史記。【方】較法。【跋前疐後】跋，躐也。疐，踳也。詩幽風

狼跋其胡，疐疐其尾。注：胡為老狼頰下懸肉，狼進而躐其胡，退而踳其尾，喻進退失據也。【暫為御史二句】貞元間，愈為監察

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按：陽山，今屬廣東嶺南道。【宥不見治】宥，放也。處開散而不足見才。【取敗句】言失

敗之時多。【童】頭無髮。【豁】落也。【采】棟也。【桷】椽之方者。【樽榼】樽，短柱，榼，今之斗棋。【侏儒】上短柱。

【椳】戶樞。【闥】門限。【居】戶牡。【楔】門兩旁木。【玉札】一名玉屑，生藍田山谷。【丹砂】硃砂。【赤箭】

生陳倉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四者皆貴藥。【牛溲】牛溲。【馬勃】馬屁菌。【敗鼓皮】主治蟲毒，三者皆賤藥。

【紆餘】作緩應者。【卓犖】行直道者。【蘭陵】今山東嶧縣，句躬為齊襄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要】

約也，會也。【促促】迫也。【班資】品秩也。【杙】斷木。【楹】柱也。【昌陽】即菖蒲。久服延年。【豨苓】一名猪苓，

主滲泄。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昭昭】明也。【訟】責也。《論語》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音咨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孜孜】勤勉也。《書》子思曰孜孜。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女交切。呶以害其生邪！

【幕】將帥所居曰幕府，蓋軍旅無常居，故以幕言之也。【臺】御史稱臺臣。【傾】邪也。【懲】戒也。【呶呶】喧語不已也。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坡音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抽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頗】偏也。【瘳】病癒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比】同黨也。【齒】年齡也。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音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音葉。曄音葉。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音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古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霈】雨多貌。

【曄】盛貌。

【子路二句】（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賈憎】賈，買也。言購取憎惡也。

後漢二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市，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王符節信，安定臨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

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卿。不仕終家，嗟吁先生！

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尙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會稽上虞】屬浙江省。

【元城】漢置縣名，今屬河北。

【班彪】漢安陵人，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

【論衡】凡八十

五篇，充所著。【爲州治中二句】刺史董勤辟充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治中，刺史佐吏。勤上書薦充才。特詔公車行，以病不行。

養性書篇名。

【永元】漢和帝年號。

【節信】充字。

【安定臨涇】屬甘肅省。

【潛夫】充著。《潛夫論》言當時得失，以

不欲顯名，故號曰潛夫論。

【皇甫度遼六句】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還家。投刺謁規，規臥不起，既

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

【高幹四句】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

統謂之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奸士而不擇人，所以爲君深誠，幹不之納，未幾以并州反，卒至於敗。

【初舉高第二句】荀彧聞統

名，舉爲尙書郎，後參丞相軍事。

【公車】署名。公車所在，諸待詔者居以待命。

【繆襲】字熙伯，嘗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仲舒賈

諷劉向揚雄也。

張中丞傳後敘

張中丞，名巡，鄆州南陽人。傳爲李翰所作。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蚋頭脂，蟬音浮，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

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

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

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元和】憲宗年號。

【吳郡】治今江蘇吳縣。

【張籍】字文昌。

【李翰】賀皇人。官左補闕翰林學士，巡死節，睢陽人始

其功，以爲降賊，翰傳功狀表上之肅宗。

【許遠】杭州鹽官人。

【雷萬春】巡裨將，令狐潮圍雍丘，射萬春六矢而不動。

【食

所愛肉】

巡出愛妾，殺以享士，遠亦殺其奴。

【蚩蚩】大蟻。

【汴】治今河南開封縣。

【徐】治今江蘇銅山縣。【雙廟】

祀巡，遠，在睢陽。

【南霽雲】魏州頓邱人，巡初被圍，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人應，俄有暗鳴而來者，霽雲也。

【賀蘭】賀蘭進明，

時在臨淮，擁兵不救。

【睢陽】治今河南商丘縣。

【浮岡】塔也。

【貞元】德宗年號。

【泗州】治今安徽泗縣。

【大

歷】代宗年號。

【和州烏江】和州，治今安徽和縣。烏江縣在其東北。

【臨渙】治今安徽宿縣。

【縣尉】縣佐。

【巡

起旋】旋使也。

【亳】治今安徽亳縣。

【宋】治今河南商丘縣。

讀儀禮

(儀禮)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爲古文，古文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者。鄭玄注參用二本，唐賈公彥爲之疏，凡十

七卷。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儀禮難讀】每篇句字多相同，一篇中前後亦多同，記憶頗難。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
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
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
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孟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
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
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籍籍】語聲。

【火於秦二句】均見原道註。

送鄭尙書序

鄭尙書名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
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

帕首袴鞬

靴同

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

必鄂切

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

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

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

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

帆同

風一日踔

陟致切

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宅切

塘

呼號，以相相應；蜂屯蟻雜，不可爬

蒲巴切

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

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

替音

而禽獮

息淺切之

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

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

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

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尙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酒去聲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起四句】

(通典)嶺南五府經略，治廣州，領州二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

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

【佐】屬官。

【踔】越也。

【漫瀾】大水。

【獮】殺也。

【耽浮羅】今濟州島，在朝鮮西南。

【流求】即琉球，在日本南，臺灣東北。今屬日本，改爲沖

繩縣。

【毛人】今日本蝦夷。

【夷亶】二洲名，在海中。孫權使人求之，得夷洲數千人還。

【林邑】安南地。

【扶南】古國

名，今暹羅地。

【真臘】在漢名扶南，盛時有安南南圻及暹羅地。今僅有柬埔寨一地，爲法保護國。

【于陀利】國名。梁時通焉。

在南海洲上見(通典)

【長慶】穆宗年號。

【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駐襄陽。

【滄

景德棣】

滄州，治今直隸滄縣。景州，治今直隸東光縣。德州，治今山東德縣。棣州，治今山東無棣縣。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

滄景節度使。

【華州】治今陝西華縣。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

【金吾尙書】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石

金吾衛大將軍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長慶元年，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

【儻】租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愿，澠州臨潭人，晟子。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同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裙，翳於計切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流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音趨口將言而囁，音切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太行】山名。居滹沱河南，漳河衛河以北。

【盤谷】在今河南濟源縣北。

【茹】食也。

【趨起】欲行不行貌。

【囁嚅】

欲言不言貌。【徜徉】戲蕩也。

送王秀才墳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苟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音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同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子夏】姓卜，名商，魏人。講學西河。

【田子方】魏人，文侯師之。

【駢臂子弓】江東人，商瞿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子庸授江東駢字子弓。

【商瞿】字子木，魯人。

【子思】名伋，孔子孫。

【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

【太原】今山西太

原縣。

祭鱷魚文

潮州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鯀至任數日，乃作此文以投水，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自是

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

與鱷

音誘

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蠅蠶，

刃以除蟲蛇惡

綱同

蠅蠶

音解

刃以除蟲蛇惡

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

處食民畜熊豕鹿，音章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必上聲佞顯音睨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潮州】唐潮州潮陽郡，屬嶺南東道，治今廣東潮安縣。

【軍事衙推】軍府之屬官。唐制：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皆有衙推，刺史

領使，亦置衙推。

【惡谿】韓江入潮安縣境，名惡谿，又曰鱷谿，在縣之東北。《寰宇記》：梅州有惡水東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險惡，多損

舟船。江水泛漲時，常有鱷魚隨水至州前。【鱷魚】爬蟲中之最猛惡者。產於熱帶，長者至丈餘，口巨，齒銳，皮堅，背有鱗甲，四足，趾有蹼。

(秀水閒居錄)鱗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鬣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烈】焚也。【獨】刺取鼈蟹也。(莊子)冬則獨鼈於江。【嶺海】陝嶺、南海。【涵淹】潛伏也。【禹跡所掩】言

夏禹治水足跡之所至也。

【揚州】禹分九州之一。(書禹貢)淮海維揚州，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地。

【睥然】張目貌。(左

宣)睥其目。

【麋】似鹿而小，無角，毛褐也。

【佻佻】恐懼貌。

【睥睨】小視貌。

【鯨】海獸名，居海洋中，大者長六七十丈，

頭扁平闊大，外形如魚，實獸類。雄曰鯨，雌曰鯢。

【鵬】大鳥。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

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善音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陽音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

【將仕郎】爲文階從九品下。

【國子監四門博士】四門館博士，隸國子監，正

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

【獻懿二祖】獻祖熙，爲唐高祖之高祖。懿祖天賜，爲高祖之曾

祖。【禘祫】禘三年一禘，祫五年一禘。禘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

【夾室】唐置祧主

之所。【增壇】土封爲壇。除地爲壇。

【祧廟】遠廟爲祧，謂遠廟之主。昔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

【九廟】開元十年，詔宣

皇帝復祔於正室，諡爲獻祖，并諡高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增太廟爲九室。

【興聖廟】卽景皇帝廟，爲高祖之祖，名虎。

【去廟爲祧四句】見《禮祭法》。鬼無廟者，主入石函，祫則祭之。

【煬宮】魯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

季氏逐昭公而懼，就祧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爲獲福，故立之。

【玄王】商之始祖契也。

論佛骨表

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從之，留宮中三日，王

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

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許玉切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音酷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

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音茂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

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

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音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玩同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力轉切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音非音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苦本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黃帝】姓軒轅，名公孫。【少昊】名摯，姓己，黃帝子。【帝嚳】少昊孫，堯父，名安，姓姬。【堯】姓伊耆，名放勳。【舜禹

湯】均見原道注。【穆王】名滿。【明帝】名莊，光武子。【始有佛法】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邈等十三

人，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教始入中國。【梁武帝】名衍，篡齊稱帝，嗜佛，捨身同泰寺爲奴。敕宗廟祭祀，以麩爲犧牲，後爲侯景餓

死。【臺城】在今南京城內。【則議除之】唐高祖卽位，傳奏請除佛法，帝命天下沙汰僧尼道士。【鳳翔】今陝西鳳

翔縣。【宣政】殿名。【一襲】猶一副也。【桃菊句】（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執戈。按：菊，葦華也。言以桃爲棒，菊爲

帚也。

與孟尚書書

孟尚書，字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

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以書言及，愈作此書答之。

愈：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音梓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伊力切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如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

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如鴉切而言侏離矣。朱音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

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殖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吉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江西廬陵縣。元和十五年，貶孟簡爲吉州司馬。【潮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袁州】

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江西宜春縣。【愷悌君子二句】見《詩·旱麓篇》。【不爲威惕二句】《左·哀》：楚自公有不爲威惕，不

爲利諂語。【數】敗也。【左衽】衽，衣襟也。左衽，夷狄之俗。【侏離】蠻人之語。《後漢書·南蠻傳》：衣裳斑斕，語言侏離。

【籍】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工樂府，官終國子司業。【湜】皇甫湜，字持正，陸州新安人。工文，裴度常辟爲判官。

與鄂州柳中丞書

鄂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湖北武昌縣。柳中丞，名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自御史中丞出爲湖

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

淮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稱人切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

循法度。**頡**，奚結切頡，音航頡，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

桴音孚，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

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_{第音}；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淮右殘孽】指吳元濟，元濟爲少陽子。少陽爲淮西節度使，元濟繼之，後反。裴度等討平之。【曠目】曠目也。【語難】難與

言也。【頡頏】猶言強項。【桴】擊鼓杖。【陳師鞠旅】句見《詩·小雅》。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二州】

指岳州、安州。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

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聽，選兵六千屬焉。戒諸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畏威，遂盡力。【斬所乘馬

二句】蹠，躡也。公綽所乘馬，蹠殺困人，命殺馬祭之。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

感兇豎煦

虛羽切

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

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

貔

音踰

虎之士，畏懦蹙

子六切

踖，莫背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

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余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

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鞴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三州】申光蔡。

【兗豎】指吳元濟。

【洛】州名。今河南洛陽縣等地。

【汝】州名。治今河南臨汝縣。

【襄】州名。治今湖

北襄陽縣。【荆】州名。治今湖北江陵縣。

【許】州名。治今河南許昌縣。

【潁】州名。治今安徽阜陽縣。

【淮】淮陽郡名。治

今河南淮陽縣。

【江】州名。治今江西九江縣。

【獮】大如豹，文如狸。

與崔羣書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貞元八年進士，時爲宣州判官。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人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密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切本，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輝光日新者，惟吾

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

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髻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東都】今河南洛陽縣。

【宜州】唐屬江南西道，治今安徽宣城縣。

【主人仁賢二句】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

觀察使，率與李憺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宜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憺，清河崔羣。

【靈臺】心

也。（莊子庚桑楚篇）不可內於靈臺。

【閩輿】居室深處。

【畛域】界限。

【伊潁】並水名，在河南省。潁東南流入安徽，經太

和阜陽，上至西正陽關入淮。

【左車第二牙】（左傳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車謂牙車。

【嵩】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時愈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書比之獻玉者，故作此書以報之。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

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

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

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

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

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

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

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

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

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禮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音優者之辭，顏音忸切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音符切者，決得失於一夫之日，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音足不爲病，且無使勅

梁京切

者再剋，音剋

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

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則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鄣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同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忸怩】慙貌。

【斗筲】言鄙細也。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獻玉刖足】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

也，則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礪音磨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信陵】即魏公子無忌，安釐王卽位，封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

公子執轡相迎。【進士明經】唐科目。【三浴三熏】魯紳管仲與齊受之三熏三浴之熏以香塗身也。見（國語）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莫莫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

言之。愈白。

【薪】求也。

【曄】明也。

【戛戛】阻齟貌。

【汨汨】波聲。比喻文思之勃發。

答劉正夫書

一本正作曲，給事劉伯器之子，按伯器有三子：寬大、端大、嚴大，正夫當即端大，蓋端正二字之義同也。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

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箋】猶信也。

【賢尊給事】謂伯芻也。伯芻字素之，洛州廣平人，迺子，登進士第，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

答尉遲生書

尉遲生，名汾。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

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比肩】謂肩相並，言人之多也。（晏子春秋）比肩繼踵而在。

與馮宿論文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與愈同年進士。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

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巴音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俟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太玄】雄作。劉歆見之，謂雄爲空自苦。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能文章，篤好古學，著書二十九篇，號新論。

【侯芭】鉅鹿人，

嘗從雄問奇字。

【李翱】字習之。

【張籍】見孟何書書注。

答竇秀才書

竇秀才，名存亮，長安人。聞愈名，心慕之。後愈以言事黜爲陽山令，存亮裹糧數千里，往從之遊。事之益謹。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音語

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

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

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音疢侵加，惴之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

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

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

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

子，積道藏德，逝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

區倫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

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賤，急文

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苦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齟齬】意見不合。【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愈爲陽山令。【瘴癘】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南方暑溼之地有之。【甲科】

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見《通考》。【廩】米藏曰廩。【困】廩之闕者。【捆載】捆，滿也。《管子·小匡篇》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

答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

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汴】時愈從董晉汴州。

【徐】時愈從張建封徐州。

【復脫禍亂】重張二公甫卒，而軍皆亂，故喜其脫禍。

與孟東野書

東野名郊，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與愈爲忘形交。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

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音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利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脫汴州句】貞元十五年二月，退之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主人】謂張建封，退之出汴州，依建封於徐。

【睢水名，在河南。】【亡兄】名愈，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和州】治今安徽和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
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
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
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
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
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
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
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
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促，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
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

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齊太史】（左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班固】字孟堅，著西漢書，時有人告固私作國史者，因下獄死。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爲荀彧所忌，遷爲長安太守，杜預後

復薦之於帝，未幾又貶。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撰晉史，未成，爲虞預所疾，以謗免。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辟爲從事。

溫懷異志，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後以腳疾廢。

【崔浩】字伯淵，武城人。著國書三十卷，立石銘之，以彰直筆。魏道武帝遂夷其

族，並及姻親。

【范曄】字蔚宗，南陽順陽人。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撰魏書，號穢史。無

子，齊亡之歲，收冢被發。

【宋孝王】名壽真，聰明愛文義，後爲徐羨之等所殺。傳中無及作史事。

【吳兢】汴州浚儀人，撰武后

實錄，及貞觀政要，大唐春秋，號良史才。屢遭遷謫，晚尤困頓。

【駭】癡也。

【磊磊】如衆石之特起。

【軒】高也。

上兵部李侍郎書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

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韻子紅切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瓊瑰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獨音嚴尊，伏增惶恐！

【牛角句】（晏操寧成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耕，白石欄，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纒不舒，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爲相。）【堂下句】（左昭二十八年）叔向論鄭，謂茂也，欲觀叔何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譏明也。」下執其手以下，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按：譏明，名讓，字然明，鄭人。【讀】鄭也。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唏噓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貞元】德宗年號。【田橫】故齊王榮弟，齊敗，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漢高卽位，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至尸廢鄉置，遂自刎。

二客隨之。其餘在海中者，亦皆自殺。【獻秋】悲泣氣咽而抽息也。【闕里】里名。在山東曲阜縣城中。【耿】明也。

祭河南張員外文

張員外，名畧，河間人。爲河南縣令。

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丈里切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

如，唾猶泥滓。壯士切余戇。陟降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

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音音猱。奴刀切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

寒兇，雪虐風饕。他刀切顛於馬下，我泗君眺。音音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禮典

頂交跖。音音洞庭漫汗，寒音粘天無壁。風濤相脛，音音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帆同船箭

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

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觥阻限切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

時，遽變寒暑。枕臂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音音去。君

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同侯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音琛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

遷同諫無捨。衡陽放酒，熊咆音咆虎嘯音嘯。不存令章，罰籌蝟音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

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大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音鮎，怒頰豕狗音豕狗。鬻盤炙

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音考平。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

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鬪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康

是幹音管。明條謹獄，氓獠音老戶歌。用遷澧音澧浦，爲人受瘥音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

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壘音壘。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

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

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時】立也。

【慙】愚而剛直。

【婉孌句】時爲李實所讒。

【陽山】今廣東陽山縣。

【鼯】鼠類。有肉翅，似蝙蝠能飛。

【猱】猴也。言陽山之人如猱。

【臨武】今湖南臨武縣。

【弊】盡也。

【泗】鼻液。

【咷】泣不止也。

【舐】觸也。

【跼】腳掌。

【漫汗】水廣大貌。

【逐】擊也。

【湘水】一名湘江，在湖南零陵縣北。

【屈氏】屈原沈於汨羅，汨羅西流入

湘。

【二妃】(博物志)舜有二妃，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觥】小杯。

【驟】驢子。

【來寅句】來歲寅月，當有佳

徵。

【膺】當也。【猛獸兩句】虎來，佳兆。果有府掾之命，不必禱而可憑。

【江陵】今湖北縣。貞元十九年，愈與張署自御史

出南方爲掾。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

【郴山】今湖南郴縣之黃岑山，郴水發源於此。愈遇赦後，離陽山，旋命於郴。秋末，始受法曹

之命。

【還】逢也。

【不存令章二句】遠酒令則以善紀罰。蝟手，喻多也。

【南嶽】即衡山。

【潭潭】深也。

【大湖】

即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西南。

【鹿角】洞庭湖中地名。

【鮎】魚名。無鱗，多黏質。

【狗】豕怒聲。

【走官階下】謂江陵

府。

【尻】脊骨盡處。

【予徵二句】元和元年，愈召爲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邑管奏爲判官，不往。

【分教二句】元和

二年，愈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今陝西省地。

【刑官二句】署後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改虔州刺史。

虔州，今江西贛縣等地。晉以後爲南康郡。

【猿】嶺表之蠻。

【用遷澧浦】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澧州，治今湖南澧縣。

【爲人受瘥】署爲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經。署曰：「刺史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

代罷。瘥，罷病也。此作過字解。

【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

【學】儻也。

祭柳子厚文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教音其間利

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沙音

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鬪執音羈。玉佩瓊琚，居音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

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

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

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

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

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覺】寤也。

【犧尊青黃】犧，酒尊，青黃其飾。（莊子）純樸不殘，孰爲犧尊。

【鬪】繫足也。

【玉佩瓊】佩玉在上爲珩，在下

爲璫，有二組，以左右交牽之；二組相交處，一物居其間，卽琚也。琚以瓊玉爲之，瓊，美玉也。此則狀其文字之美。【斥不復】子厚以黨

王叔文，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卒。

【羣飛刺天】飛一作非。言非之者衆，刺猶責也。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辭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怒】猶嫉忌。指小人。

【憐】猶惜也。指君子。

【濯濯】光明也。

【曄曄】盛貌。

歐陽生哀辭

并序 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

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

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洺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翁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闔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_{逆音}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

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疆。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常袞】京兆人。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

【合必兩忘句】會合後，皆忘所欲至之地。

【巖巖】（詩大雅克岐克巖）其貌

巖巖然，有所識別也。

【徐州從事】時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老成，十二郎名，退之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介二子，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會無

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滂，滂死，退之命滂歸後其祖介。嘗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於江南。時貞元十七年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戶音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

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而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

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避音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臂驗切不得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

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建中】人名。

【吾少孤】見祭鄭夫人文。

【怙】恃也。（詩）無父何怙。

【兄嫂】兄卽韓會，嫂卽鄭夫人爲十二郎之母。

【就食江南】建中二年，避地江左，家於宣州。

【兄歿南方】謂會守韶州，卒於貶所。

【河陽】河南府，今河南省孟縣，有河

陽故城。

【吾年十九】貞元二年。

【其後四年】貞元六年。

【佐董丞相幕】董丞相，董晉也。貞元十三年，晉守汴州，辟

退之爲節度推官。

【孥】妻子也。

【佐戎徐州】張建封辟退之爲徐州節度推官。

【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退之西

歸洛陽。

【孟東野】名郊，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縣尉。

【耿蘭】家人名。

【女之子】謂湘也。後湘登長慶三年第。

【吾之子】謂視也。視登長慶四年之第。

【劇】甚也。

【窆】下棺也。

【穴】墓地。墓兆曰穴。（詩）臨其穴。

【兆】塋也。（孝

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頃】田百畝曰頃。

【伊潁】伊水、潁水。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

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_初齟_謹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_醜疹_音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窮荒海隅，天閔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_快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_真淳_音；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慙慙。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基。』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維尙饗！

【鄭氏】退之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

【我生不辰】（詩桑柔篇）句。辰，時辰也。

【三歲而孤】大歷五年，退之父仲卿卒。

【齷】毀齒也。自乳齒變為永久齒謂之齷。(說文)男八歲，女七歲而齷。

【疹】惡氣。

【劬】勞也。

【閔閔】憂懼貌。

【年

方及紀】十二年為紀。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歲，從至貶所。

【兄罹讒口二句】大

歷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會坐黨與，自舍人貶韶州刺史。韶州，今曲江縣屬。

【天闕百年】會卒於韶，年僅四十二。

【丹旆】喪

家所用之銘旌也。(王褒詩)丹旆書空使。

【返葬中原】謂葬於河陽也。

【避地江濱】水涯曰濱。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

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值江南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爰來京師】退之建中二年，避地宣州；貞元二年，自宣州游京

師。【喪服必以葍】嫂死，叔舊無服。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請服小功五月，制可。退之幼養於嫂，故服葍以報云。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二音繫盤音幌于篋。月且十五日，則一出

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

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

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

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

泣。殆而悔。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_否。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皙皙兮日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御史武君】

武或以爲少儀，或以爲儒衡，姓氏及御史皆同，未知孰是。按退之大學彈琴詩序云：『有武少儀者，時爲司業，復以太

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或卽其人邪？俟考。

【櫛】梳也。

【珮】耳瑱。

【繫】小囊。

【幌】佩巾。

【篋】箱篋也。大曰箱。

小曰篋。

【陳】陳列也。

【浮屠】佛陀之異譯。

【西方有佛】

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

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見（柳宗元永州龍興寺修

淨土院記）。

【撫然】茫然自失之貌。

【殆】始也。

【皙皙】猶煌煌也。（詩）明星皙皙。一云，形容潔白。

【妄】謂佛也。

祭穆員外文

爲崔侍御懇作。穆員外，名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

於乎！建中之初，余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

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登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建中】德宗年號。

【嵩】中嶽，在河南省。

【洛師】今河南洛陽縣。

【杜侯】貞元五年，以杜亞爲中書留守。亞辟員爲從

事，崔暹時亦爲亞所辟。

【鑣】乃銜。

【釋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之，會盜劫輸，運適歌近郊，亞命員及從事張弘緒鞠

其事無之，嗚呼，因以等，固由此知名。

祭郴州李使君文

郴州，治今湖南郴縣。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郴

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日月

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

西邁，邇清光於暫觀。言若交而情無由，既不賈音古而奚售。哀窮荒之無圖，挈音如百

憂而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

而致辭，獲紙筆之雙賈。投叉魚之短韻，媿翰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

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酌。音古航北湖之

空明，覩音虬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音即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

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音秀

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云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成凶於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醕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確。古候切彼思廉切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音尙饗！

【將仕郎】唐官志從九品下爲將仕郎。

【江陵】今縣名。本春秋楚齊宮地。唐置江陵郡，今屬湖北荆南道。

【郴州】

置郴州，唐廢。唐復置。今改縣，屬湖南衡陽道。

【法曹參軍】本爲參謀軍事而設，至晉後置爲官員，如證議記室錄事，及諸曹皆有。

參軍。【白頭如新二句】漢鄒陽語。

【貞元】唐德宗年號。

【癸未】貞元十九年。

【左授】降職也。貞元十九年，退之

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

【下邑】謂連州陽山。故城在廣東陽山縣東。

【貴部】即郴州。

【擘】與擘同，牽引也。【副】

稱也。如其實則謂之副。【籒】即大篆，以其爲周宣王時太史所作，故名之。

【黃甘】今之新會橙。蓋古橙，送於李。【紙筆雙

賀】雙賀，猶賀易而雙也。李奇紙筆云：莫怪殷勤，虞翻正著書。

【又魚短韻】即退之又魚十八韻，答張功曹者。【新命】

貞元二十一年，退之以順宗敕，從掾江陵，待命於郴州。

【衡陽】郴在衡山之陽。

【酌】醇酒也。謂重醴之酒，今謂之雙套酒。

【北湖】福州北湖廣十餘里。【覲】何說也。【二發】張弓滿也。猶云一月有半。【縞紵】吳季札聘鄭，見于戲，與之縞帶。

子產獻紵衣。見左傳。後用爲友贈語。【掾】謂法官。【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識之。【鷓鴣】亦作鷓，詩酌言鷓。

之。【哭柩】李於貞元二十二年死，柩過江陵，韓祭之。【孤雛】雛，鳴也。【儉人】謂倭人也。書其勿以儉人。【浮言】

無根之說。【百車】一作百年。【詬】恥辱也。禮常以儒相詬病。【洞】明徹也。【侑】勸也。

祭馬總僕射文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台，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音甌觚觚音元跋躓音音顛而不踈音危。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音音。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秦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音逆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

茲惟樂郊，惟東有獮，制音惟西有虺，奔音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音律萃，音性中居，斬其

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躔。音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

孰樂可據。顧瞻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問未

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

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音翰，醅醉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馘。資四切奠以敘哀，其何

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吏部侍郎】退之長慶三年九月，為吏部侍郎。【僕射】官名。唐左右僕射，為宰相之任。【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

【佐戎滑臺】貞元十三年，姚南仲鎮滑臺，辟總為從事。【斥由尹寺】尹寺，即太監薛盈珍也。貞元十六年，辟為監軍使。誣奏南

仲不法，總貶泉州司馬。【甌閩】謂泉州。【餽飭】即糧糈不安也。【易】困於葛藟于翰曉。【跛躓】失足傾跌也。進退有礙

也。【踧】折足也。【泉】泉州。今福建晉江縣。【虔】虔州。【始執郡符】元和初，總為虔州刺史。【殿】鎮也。【詩】殿

天子之邦。【交州】即安南。元和四年，以總為安南都護。【番禺】總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船聽命，咸

被公德。番禺，指南海廣州。【蟻】稻之蟲。【詩】去其蟻。【蠻越大蘇】在南海案軍，其廉不掩，高獠於漢。立兩社處，特

鑄二銅柱，以繼伏波之迹。【擢亞句】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東征二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

仍充淮西宣慰使。【兼邦二句】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宣慰副使。【大魁】吳元濟也。【留長秦師】吳

元濟誅，總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十二月以總檢校工部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棘茨】草木刺人者，名曰

棘茨，茨，蔓草也。【烏鴟】黑鳥，喻賊。【并侯】元和十三年五月，以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廣舊屬

淮西，故云并侯。【郟戎】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也。元和十四年二月被誅。【公往滌之】元和十四年四月，以總爲郟州刺史天

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也。【獠】狂犬也。淮南士獠狗不自投於河。【虺】毒蛇。【顛覆朋鄰二句】元和十四年七

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

月武寧節度使甘羣爲軍中所逐。【嶽萃】山高峻貌。【躓】是也。左傳：犯五不韙。【地官】長慶二年十一月，以總爲戶部

尚書。【鈞衡】猶言大權。【謝秋】致仕之時。【弔廬】長慶三年八月總卒。【同危】同征淮蔡。【截】切肉也。詩

毛包截羹。

祭張給事文

給事名徹，元和四年登第。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

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主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音迪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板，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豸，闔府屠剝。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四與切謹音歡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與魂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皇考】名休，嘗佐宣武軍。

【鄉貢】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曰鄉貢。見《唐書選舉志》。

【進秀】《禮》大樂正論

進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設此科目自隋始，唐以來因之。

【第】世第也。以有甲乙次第而名。

【郎官】唐專指

郎中員外，非若漢世侍郎郎中，皆稱郎官。

【臺】年八十曰臺。

【御史闕人八句】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爲

盧龍節度使，徵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爲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闕州不廷日

久，今臣等宜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還之。

【乃遷殿中二句】徵爲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爲盧龍判官。

【贈君

近侍】幽州監軍。以其事聞，贈給事。

【穰穰】多也。《詩》：豐年穰穰。

【殺身句】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節，殺

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遣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故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

【從女二句】徹妻聞封尉

倫之女，爲公之從子壻。【東歸句】徹死，或收權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師，請於其帥馬總，范陽人，義而歸之，詔賜錢物以葬。

祭女挈女文

維年月日，阿爺阿八，使汝孀奴禮切，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

挈

汝加切

之靈。嗚呼！疇汝疾革，痲音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

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旣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女

羸

雷音

肌。撼頤音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

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旣瘞壹計切，遂行，誰守誰瞻。

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窀。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日汝面，在我眼

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稟。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柔甘，棺輿

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孀】乳母。

【革】忽也。禮夫子之疾革矣。

【撼頓】動搖顛覆也。

【死於窮山】元和十四年正月，退之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挈時年十二在病，輿致就道，二月二日，死於商南層峯驛。

【不免水火二句】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於水火。父母

罪也。【我歸自南】元和十五年九月，退之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退之尹京兆，發其骨，

葬河陽。

祭薛助教文

薛助教，名達，字大順。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

【清酌】禮曲禮：酒曰清酌。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員外，名季友，字孝權。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惟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儻音以條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嘆，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觀之慕，終喪乃歸。陽瘖音音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貞元】憲宗年號。

【明試二句】

貞元八年，陸贄典貢舉。邦彥指陸。

【廬墓】

孝權母卒，既葬，守墓三年而後歸。

【陽瘖】

【句】貞元十六年，張愔爲徐州團練使，請孝權爲判官，授協律郎。孝權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愔死，疾卽已。

【司虞】唐武德三

年，改虞部曰司虞。

